

## 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

## 【四】苦中寻乐

李叔站在粮库的门前,打开了那把巴掌大的铁锁,对我们说道:“库房里面比较窄,你们进去一个人帮助郑叔装一下粮食就行了,其余的人在门口等着吧。”大明和郑叔跟着保管员进了粮库,不多时他俩将过秤后的粮食放在了粮库的门口。

“你们在这等会儿,俄(我)去牵牲口。”

一会儿的工夫,郑叔手里牵着一头毛驴从饲养棚那边走了过来,大家好奇地围了上去。只见这头毛驴要比一般毛驴的个头大得多,头高高地扬起,体格十分的健壮,酷似一匹蒙古马。不同的是尾巴上的鬃毛比蒙古马少多了,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头顶上那两只高耸着的耳朵要比马的耳朵大得多。浑身的皮毛油黑发亮,除了嘴唇和肚皮下面有一条皮毛是白色的以外,其它地方都是黑色的。毛驴一见眼前这么多陌生的面孔,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它圆瞪着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嘴巴不停地打着喷嚏。

“郑叔,这驴能骑吗?”我迎上前去伸手想接过郑叔手里的缰绳。

“唉,可不敢咧!这是头叫驴,脾气大着咧!”郑叔连忙拦住了我的手,好心地劝阻着。他把缰绳拴在了木桩上,转身向库房门口走去。我试着慢慢地接近毛驴,站在它的侧面,轻轻地用手抚摸着它脊背上的皮毛。它侧转头一双乌黑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似乎一点也不反感。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牲畜,没想到它会这么通人性。

华子在一旁笑着对我说道:“呵,你可真行啊!它居然让你摸它。”

“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顺毛驴嘛!你对它好,它也会对你好!”

“哈哈……哈哈”郑叔的话逗得大家一阵大笑,他圪蹴(蹲)在粮库门口,把粮袋一个一个地系好口。然后对我说:“你们几个过来一哈(下),帮俄(我)把小米和豆子放到驴背上。”

“郑叔,这还有两袋呢。”

“把玉米和麦子放在上面,一会儿到村中心的时候,那里有个大碾子,放到那儿加工成面粉,后晌给你们压饴饴吃。俄(我)先把小米和豆子送到灶上去,你们留两个人在碾子那儿等俄(我)。”

“郑叔,让我把小米和豆子送到灶上去吧。”

郑叔用疑惑地眼神看着我说道:“你能行?”

“放心吧,郑叔。刚才您不是看见了嘛?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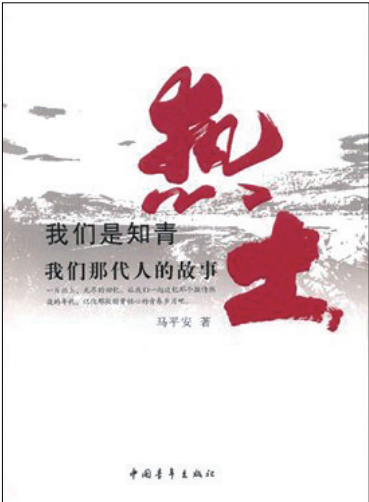
郑叔走到我的面前,扶着我的肩膀认真地说道:“早晚得过这一关,那就试试吧。路上千万要小心,可不敢在半道上骑它呀!驴不同于马,驴爱打滚,它突然一哈(下)倒在地上,弄不好就把腿砸折了。”

“嗯,知道了,您放心吧。”

“再就是路上躲着点儿草驴走,狗日地一见到草驴就犯劲啦,可难控制住它啦!”郑叔说到这,忍不住笑了。

我们初到农村对身边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大家望着郑叔,目不转睛地听着,开头那段感到很长知识,听到后半段脑子反应慢了半拍,直到郑叔脸上呈现出诡秘的笑脸时,我们哥儿仁才如梦初醒似地跟着傻笑起来。站在旁边的几个女生比我们几个人还要木,莫名其妙地跟着我们一起傻笑,稍许,脑子好像突然开窍了,一下子全都羞红了脸,手拉着手朝村中心跑去……

“放心吧,郑叔。”见郑叔答应了我的请求,心里十分高兴。一路上我小心翼翼地牵着缰绳,一边走,一边用手抚摸着毛驴脖颈上的皮毛,它显



作者 马平安

得很温顺,顺从地由我牵着,郑叔见了满意地笑了。快走到村中心的时候,只见碾子周边坐着几个婆姨正在那儿聊天呢。她们笑着和郑叔打着招呼:

“瞧把你勤快的,带着学生娃们干活儿呐!”

“刚开灶,先磨上些面,后晌给他们压饴饴吃。”

“咋,这回你那做饭的手艺,算是派上用场啦。让人家北京娃尝尝咱陕北的饭食。”

“那还用你们嘱咐俄(我)啦,咋把心放宽些!”郑叔和几个婆姨你一言、我一语地拉着话,我们几个人用心听着那原汁原味的陕北话,感觉十分风趣,忍不住直想笑。

按照郑叔的吩咐我们把玉米和麦子留下以后,牵着毛驴准备把小米和黄豆送到灶房去。

“你们三个人可不敢大意啊!”

“放心吧,郑叔。这头驴乖顺着呢!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可不敢大意啊!上坡时不要催它走,它要是累了就歇一会儿再走,千万不敢打它啊!要是把它惹急了,那麻达(麻烦)可就大啦!”

“放心吧,郑叔。”

“你们把小米送到灶上,赶紧把驴牵回来,等着它磨面哩。”

“唉,您就放心吧”我们哥儿仁答应着,手里握着缰绳朝知青灶走去。

晚饭前,郑叔带着几个女同学把面磨好了,同时还从自己家里拿来一个压饴饴用的床子。他望着磨好的粮食和一堆家什说道:“这么多东西咱们怕是拿不回刻(去),得把那几个男娃喊来。”

桂琴望着体态丰满的英子和华子,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这事儿得我去办了。既然如此我也别空手回去,能带回点儿是点儿。”她边说边拿起一个簸箕朝山下走去。

桂琴是外校的同学,她和华子是邻居。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她妈妈就慌了神,眼瞅着左邻右舍的孩子,一拨又一拨地先是奔赴内蒙古、紧接着又去山西,之后又迎来了去陕西延安插队落户的高潮。学校里、街道上一次又一次地召开座谈会、动员会:誓师会也接二连三地一场接着一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插队的地方离北京城越来越远,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艰苦。听街上流传的小道消息说,等这批去陕西插队的知青走了以后,下批应届生就要去云南插队去了。老人心里不觉紧张起来,真要是像小道

消息传播的那样,等到女儿分配的时候赶上去云南插队那可就糟了。听说云南那地方可是热带雨林地区啊!先别说干活儿累不累了,就是那潮湿闷热的天气咱们北方人也受不了啊!更何况听人家说那边蛇和蚊虫还特别多,万一要是让毒蛇咬着,那不是连命都保不住了吗?年轻人好奇心强什么事儿都不在乎,做家长的哪个不为儿女的前途和生活操心呢!就在这时,听说邻居家华子要去陕西插队落户,当妈的心里一动,同意了女儿和华子一起去陕西插队落户。今后姐儿俩在一起相互也有个照应,做家长的心里也就放心了。就这样桂琴还没到分配的时候,就提前跟着华子来陕西插队落户了。

“唉,面磨好了,你们几个男的赶紧下山,帮着郑叔他们往山上运一下吧。”桂琴人还没进院子呢,声音已经传进了我的耳朵。

我们哥儿仁按照郑叔的嘱咐,把柴劈好以后正在灶台前烧水呢。听到桂琴的喊声连忙从窑洞里跑了出来,只见她头上那顶黄色的毛线帽子沾满了粉尘,脸上除了一对眼珠是黑色的外,连眉毛都变成了白色。她手里拿着一个柳条编织的簸箕,气喘吁吁地跑进院子。衣服的前襟和袖子上沾满了白面,活像是刚从面缸里爬出来似的。大家一见面不约而同地全都笑了。

“怎么弄成这样了?”

“我刚才箩面来着。”

“你赶紧洗洗吧,顺便看着点儿灶膛里的火啊!我和大明、长顺接他们去。”我们哥儿仁沿着下山的小路刚走到山下,远远的看见郑叔牵着那头毛驴,肩上还扛着一件东西朝我们这边走来,我们连忙迎了过去。

“郑叔,你肩上扛的是啥家伙呀?瞧着像小孩儿骑的木马,可是既没有脑袋还少了一条腿,说是重机枪模型吧,又没有枪管。”郑叔听到我的问话,笑着说道:“没见过吧,这是压饴饴用的床子。”

“郑叔让我扛着吧,您歇会儿。”

“不用啦,这个死木头疙瘩沉得很,你帮俄(我)把这头驴送到饲养棚去吧!”

“郑叔,让我去吧!”大明抡着从郑叔手里接过缰绳,牵着那头叫驴去饲养棚了。

“你和长顺帮那两个女子拿家什去吧,她们今天累的够呛。”听郑叔这么一说,我和长顺连忙朝碾盘走去。

英子和华子虽然出身于工人家庭,可是从小父母就很宠爱她们。上学回到家里除了做功课,从来不让她们做家务活儿,担心影响她们的学习。再加上这俩人平时也不喜欢体育活动,安逸的生活环境使得她们的皮肤白白嫩嫩,体态也比一般的姑娘胖。来到陕北插队以后,别说是打柴、锄地、干农活儿了,光是每天出行走山路就够她们受的了!

“把筐箩给我吧。”我走到英子面前接过她和华子抬着的筐箩。

“这活儿真熬人啊!我们俩人轮换着用笊帚规整碾子压过的粮食,这一下午跟在驴屁股后面不知转了多少圈,两条腿都累直了,头晕着呢!”英子撅着嘴垂头丧气地发着牢骚。平时她那红扑扑的脸蛋,此时连点儿血色儿都没了。华子皱着眉头疲惫不堪地跟在英子的身后,一边走一边

用一块粉色的手帕不停地抽打着粘在衣服上的粉尘。看到她们情绪如此的低落,我模仿着电影里面的一段台词,想让她们高兴起来。

“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哪…来的面…包啊!净胡扯!等着吃饴…饴吧。”

“哈哈哈……”长顺是一个性格内向朴实憨厚的人,平时说话有点儿口吃,尤其是人多或是心里着急的时候越是明显。为此他平时很少说话。此刻就这么两句话,把他憋得满脸通红,眼珠子没有目标地看着前方。望着他那呆板幽默的样子,话还没说完就把我们全都逗笑了。尤其是英子和华子,她俩平时就爱笑,这下可好了,姐儿俩笑得蹲在地上半天直不起腰,英子的眼角上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那清脆的笑声在寂静的山谷里回响着,喜悦的情绪缓解了肌体的疲劳,冲洗着沉积在心底的积郁。

拿着磨面的家什回到知青点儿以后,天已经擦黑了。桂琴蹲在灶台口往炉膛里添着柴禾,锅台上架着那个直径半米多长的饴饴床子,窑洞里漂浮着一缕缕从锅里冒出的水蒸气,一进屋就感觉到了一股温暖的气息。郑叔站在半个单人床大小的案板前和着面,见我们回来了冲着英子说道:“咋像,累了吧?”

“活儿倒是不算太累,就是出门老得走山路,真让人犯怵。”

“刚才在山下冻得脸蛋都木了,这儿的天气比北京冷多了。”华子边说边用手心捂着脸蛋。

“哈哈,你们刚来咱这儿确实不习惯,时间长了就好了。”

郑叔边说边用满是老茧的左手抓着盆边,右手在面盆里用力和着面粉。那只粗壮有力的大手,一条条青筋像蚯蚓一样盘在手背上,长长的指甲缝里镶着半圈黑泥。由于心急再加上窑洞里很暖和,穿着一身棉衣棉裤的郑叔头上冒出了黄豆粒大小的汗珠。他顺手将盘在头上的那条白羊肚毛巾扯下来仍在了炕上,随后用沾着白面的手背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用力朝地上甩了甩,接着继续在面盆里和面。大明冲我挤挤眼,嘴角上露出了一丝笑容。长顺一向不得罪人,他默默地低下了头,脸上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心里琢磨着,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吃,吃坏了肚子有痢特灵盯着呢!华子惊讶地皱着眉头,一只手点着郑叔扶着面盆的手,一只手指着喉咙,嘴巴张得大大的,做出了一副要呕吐的样子。

“也不知道他洗手了没有!”英子对着华子的耳朵小声地嘟囔着。

“洗了,洗了,俄(我)知道你们这些北京娃讲究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刚才你们没回来桂琴就给俄(我)说了。”没想到郑叔的耳朵还挺灵,他抬起头为自己分辨着。

“是洗了,用的是我的肥皂。”桂琴蹲在灶台口用手指着门边的脸盆为郑叔解释着。我顺着桂琴手指的方向朝门边一看,只见那个崭新的搪瓷盘里残留着少半盆污浊的肥皂水。

“郑叔您以后洗手的时候多放上些水,……”

“用我的香皂洗手吧,用肥皂不卫生,我们常用它洗袜子。”

英子没等华子把话说完,紧跟着

又添上了两句。刚才还是一副笑脸的郑叔顷刻间像是有人在他的身上抽了两鞭子似的,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显得极不自在。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朴实憨厚的山里汉子自尊心会这么强,几句善意的劝说会让他心里这么难受。为了打破僵局,我对郑叔说道:“郑叔,这个做饴饴的家什是你发明的吗?”

“俄(我)哪有这本事呀!这床子打俄(我)爷爷那辈就有了。”

“哎呀,那可算得上是件文物喽!”大明和郑叔开着玩笑。

“你们可不要小看咱富县这地方,早年间风光的很!”

“真的?”

“那可不,等会儿俄(我)慢慢给你们说说。”大明无意中的一句话,勾起了郑叔极度的表现欲。他抬起头放下手中和好的面团,发现我们六个人全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顿时来了精神,嘴角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两只笑眼眯成了一条缝。我顺口对郑叔说道:“郑叔,那您就给我们说说吧。”

“能行!等俄(我)把饴饴压出来就说给你们听。”

郑叔干活儿很麻利,他把面揉成一个个像馒头大小的面坨。然后把酷似铡刀似的饴饴床压杆抬起来,将面团放入床体中心的圆洞里,然后将压杆上四五寸长的圆木对准床体上的圆洞用力向下压。大家围在灶台边感觉既新奇又好玩,七手八脚地争着给郑叔帮忙,也不知是面团和得硬了,还是大伙儿吃饭心切,尽管费了很大的力气,可是被挤压出来的面条,落入锅中的速度感觉特别慢。

“这面条压出来的速度也太慢啦!”

“真够费事的,看来急脾气的人还吃不了这玩意儿。”

“你们几个男生把头上的汗擦擦,别把汗珠子掉到锅里去。”

听着大伙儿鸡一嘴,鸭一嘴的议论声,郑叔脸憋得通红。突然他纵身一跃跳到了灶台上,一屁股坐在了饴饴床的压把上,顿时饴饴从他的屁股底下压了出来。

“哈哈……”

“真没想到郑叔还有这一手呢!”

“还笑呢,衣服上的土都落在锅里了。”华子低着头小声嘟囔着。

“别想那么多了,要是这时候放个屁就更糟糕了。”

“哈哈……”

“全当是添点儿作料吧。”

英子一听气得撅着嘴,赌气地说道:“真恶心,瞎说什么呀!还让人家怎么吃呀!”

随着众口纷纭的戏说,让我没想到的是,肢体的功能有时在特定的条件下,居然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郑叔听到众人的议论立刻从灶台上跳到了地上,他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不好意思地说道:“唉,俄(我)一着急,又忘记讲究卫生啦!”为了缓解一下情绪,我对郑叔说道:“饴饴马上就要熟了,郑叔我们浇什么卤啊?”

“刚才你们没回来的时候,郑叔就做好了洋芋汤,在小锅里放着呢。”桂琴没等郑叔回答,她先说了。当我们每人端着一碗香喷喷的饴饴时,郑叔解下围裙把白毛巾重新盘在头顶上,准备下山回家了。

“郑叔您别走了,我们还等着听您讲咱富县的历史呢!”

“就是,边吃边讲,两不误。”

“俄(我)哪能吃你们的口粮呢,你们每个人的粮食标准都是有数的。俄(我)一会儿回家吃刻(去),俄(我)婆姨怕是早就做好啦。”

英子坐在炕沿上,她见郑叔要走,急忙站起身拦着他,说:“要走也得给我们讲段故事再走呀!” (之六)